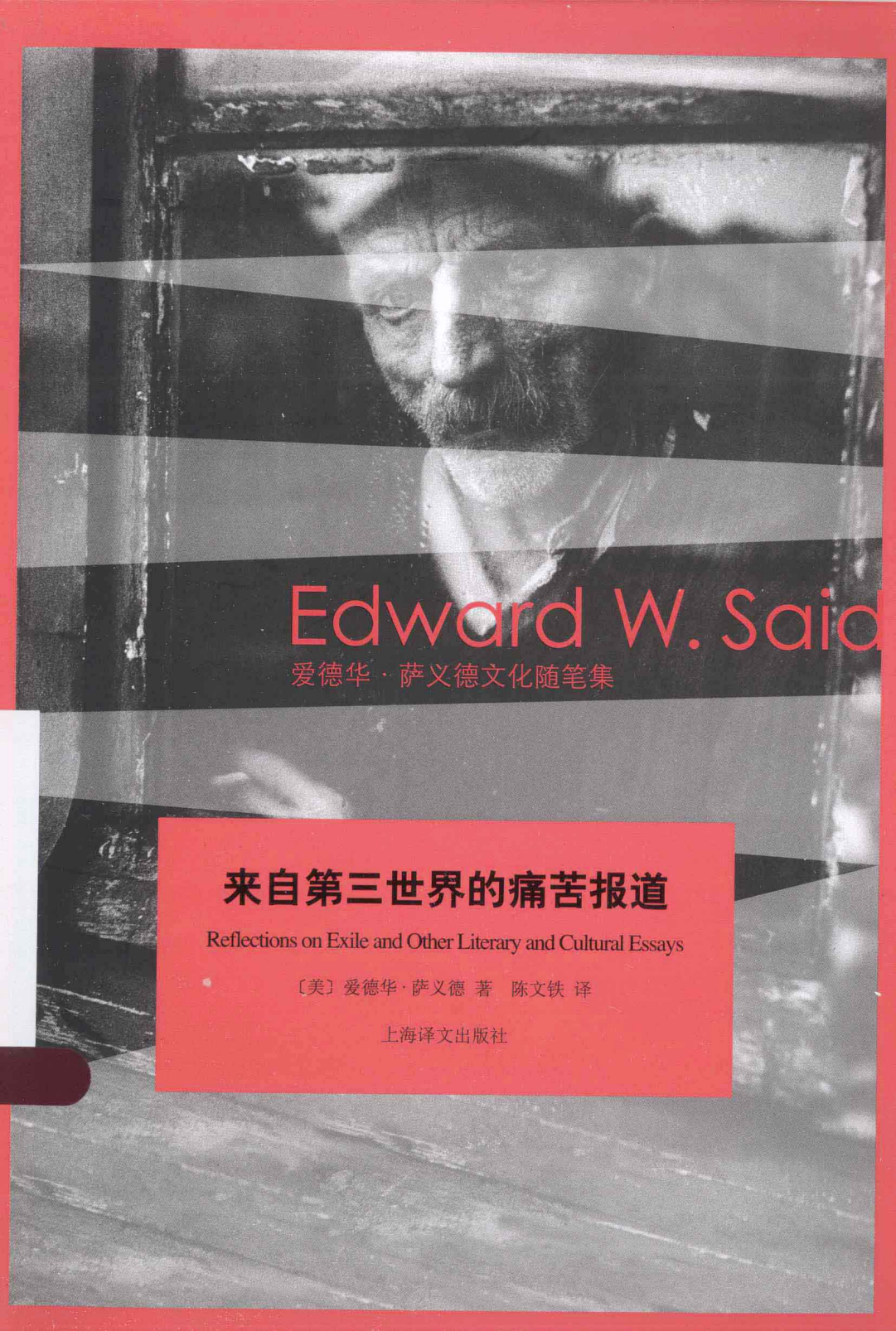




Edward W. Said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

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

〔美〕爱德华·萨义德 著 陈文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dward W. Said

爱德华·萨义德文集

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

〔美〕爱德华·萨义德 著 陈文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 (美) 萨义德(Said, E. W.) 著; 陈文铁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8

书名原文: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

ISBN 978 - 7 - 5327 - 5835 - 7

I. ①来… II. ①萨… ②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2719 号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

Copyright © 2000, Edward W. Sai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09 - 184 号

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

[美] 爱德华·萨义德 著 陈文铁 译

策划编辑/张吉人 责任编辑/范炜炜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183,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835 - 7/I · 3452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7602918

出版说明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由 Granta Books 于 2001 年出版,中文版亦根据此版本译出。因篇幅较大,遂一分为三,拟以其中三篇著名随笔的篇名作书名。目前出版的第一本名曰《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用作副书名。特此说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

鸣 谢

本书中有几篇随笔曾发表于《拉里坦评论》、《伦敦书评》及《批评探索》等刊物。我非常感谢上述期刊的编辑们,还要特别感谢好朋友理查德·波里尔、玛丽-凯·威尔默斯和汤姆·米切尔的支持和关心。尤其感激我的助手扎伊内布·伊斯特拉巴迪博士,他为我的数篇随笔以及整本书的出版作出了巨大努力。

爱德华·萨义德

纽约

2000年6月

纪念 F · W · 杜皮

前 言

关于文学评论与流亡

粗略算起来,这部文集历经 35 载,是我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多年任教与研究的学术结晶。自 1963 年秋,到本部文集撰写伊始,我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转入英语与比较文学系工作,并担任教授一职。尽管我长期在这个领域内耕耘,但仍然乐此不疲,读者可以从本书中的几篇文章见证这一点——美国的大学对于其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和莘莘学子来说,是一块仅存的乐土——纽约的氛围对于我所做的有关文学评论和阐释的研究功不可没,此书可以为证。纽约,我们时代的心脏,就如百年前的巴黎,汹涌躁动,变幻莫测,生机勃勃,百废待兴,兼收并蓄。说一个城市的核心在于它的反复无常以及某种特质的混合,似乎有些矛盾甚至偏执,但我的确这样认为。若一个人住在一座城市里,一无工作,二无住所,也不受别人关注,这座城市就不能令他喜欢,也无法让他感到舒适。纽约与其他城市迥然有异,那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它常常给人增添烦忧,因为孤独寂寞和局外人那种离群索居的感受常常代替身为城市公民的感觉。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纽约文化生活似乎沿着一些相当明显的路线发展着,多数路线都是以纽约作为主要的美国人

境口岸这一地理特征为基础。就拿埃利斯岛^①来说,这是个外来移民的天堂,一波又一波的贫穷移民渐渐地融入美国社会,通常纽约是他们首选或次选的居住地。这些人当中有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东欧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非洲人、加勒比海地区的人以及中东、远东的人。他们居住地的文化构成了这座城市身份绚丽多彩的要素,并使它由此成为激进政治和艺术生命的中心。这些特征不仅体现在每次的社会主义政党运动、无政府党派运动、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②[安·道格拉斯^③在其新作《恐怖的诚实》(*Terrible Honesty*)中有详尽阐释]中,而且还体现在各种绘画、摄影、音乐、戏剧、舞蹈及雕塑方面的先锋派和革新派中。这一切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几乎获得了经典的地位,正如各种博物馆、学校、音乐厅、歌剧院、剧场、画廊以及舞蹈团为纽约赢得重要地位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也使得移民者越来越远离他们移民的历史根源。

① 埃利斯岛,纽约市曼哈顿区(Manhattan, New York)西南上纽约湾(Upper New York Bay)中的一个岛。从1892年到1924年,它是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大约有1200万的外籍移民经由此地先后进入美国。在随后的62年中,又有1500万新来的人通过埃利斯岛进入美国。——译者

② 又称新黑人运动(New Negro Movement),是20世纪20年代黑人文学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时期,其中心在纽约市哈莱姆黑人聚居区。领导人物有A·洛克、J·W·约翰逊、C·麦凯、C·卡伦、L·休斯、Z·N·赫斯顿、J·R·福塞特、J·图默、W·瑟曼和A·邦当。这个运动与爵士乐的蓬勃创作和商业成长同期发生,改变了美国黑人文学的许多特性,把它从方言作品和习惯模仿白人作家这些特点之中解脱出来,转向认真探讨黑人的生活和和文化,激励黑人重拾自信和种族自豪感。——译者

③ 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 1942—),美国作家、专栏评论家、社会评论家。——译者

例如,纽约作为出版业中心,它已不再是最初新闻媒体实验或者作家冒然闯入时的那个领域,相反,它已成为大规模报业联合体及新闻帝国盘踞的最重要的地方。此外,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①不再是美国的波希米亚^②,它已经消亡了;同时消失的还有曾滋养它的那些小杂志和艺术团体。剩下的只是一个移民和流亡的城市,与世界全球化的、之后成为资本经济的象征中心(间或实际中心)对峙并存。这个中心以它原始的权利,在世界各地展示其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以证明美国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

当我初到纽约时,那里最有名的知识分子团体依然活跃。那些知识分子以《政党评论》(*Partisan Review*)刊物、“城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为核心。当时的成员如莱昂内尔·特里林^③,弗雷德·杜皮^④既是我的好友,又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学院(当时叫这个名字是为了区别更专业的研究生英语课程)长期共事,彼此相互关照。很久之前,我发现纽约知识分子卷入反对斯大林主义及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运动,像我

① 格林尼治村,美国纽约市下曼哈顿居民区。原为殖民时期村庄。在前后相继几个时期,它成为限制很严的居住区、出租房地区。1910年后成为作家、艺术家、大学生、风流名士和骚人墨客汇集之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建起高层公寓。村中心的华盛顿广场四周耸立着华盛顿拱门和纽约大学建筑群。——译者

② 波希米亚,中欧古地名,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地区,面积52750平方公里,曾在日耳曼民族的统治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译者

③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美国著名评论家、教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评论极富观察力。——译者

④ 弗雷德·杜皮(F. W. Dupee, 1904—197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文体大师、讽刺大师。——译者

这代人对此没有多少兴趣,我们更关注国内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后者更具有影响力。作为特里林的老友和同事,即使我一直对他抱有好感,但只有弗雷德·杜皮那激进、开放的精神,才让我受益匪浅,使我开始真正的学术创作和教学生涯。1979年,弗雷德·杜皮突然辞世,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巨大的损失,至今让我感到遗憾。弗雷德·杜皮首先是散文家(特里林很大程度上也是散文家),从知识和政治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个真正的颠覆者。他的魅力无限,文学禀赋卓越超群,对于英国的传统和文化并不像其他同事那样顶礼膜拜。对英国的偏爱,是当时纽约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他们最糟糕的特点就是具有一种令人反感的自恋,还有唯我独尊、观点偏右的倾向。弗雷德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不仅让我对法国理论化的新风格产生了兴趣,而且也使我实验小说和诗歌有了好感。最重要的是,他使我对散文的艺术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我认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专业的知识多么不足,散文都是一种挖掘新鲜的、原始的事物的一种方法。当1967年阿拉伯国家局势动荡,我为巴勒斯坦的事业孤身一人奋战时,也只有弗雷德,给我以支持,就如早期他一贯激进地反对托洛茨基^①中央集权思想一样。还有一点不得不提,1972年我在中东革命政

① 列夫·托洛茨基(Lev Davidovich Bronshtine, 1879—1940),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他在推翻临时政府以及建立列宁的共产主义国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列宁逝世(1924)后失去了支持,并被J·斯大林排挤而失去了权力。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谴责后,他被逐出政治局(1926)和中央委员会(1927),后离开俄国(1929)过着流亡的生活,1936年定居墨西哥。在那里,他被诬陷为反对斯大林的主要阴谋家,1940年被一名西班牙共产党人暗杀。——译者

治中心贝鲁特^①时,弗雷德夫妇是我在纽约知识分子圈内唯一来看我的朋友。我利用第一个教师进修假在贝鲁特待了整整一年(1951年我动身到美国求学,此后便再也没回来过),每天通过辅导教师教我的阿拉伯哲学和文学重新复习阿拉伯-伊斯兰传统。

1967年的经历不同寻常。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重新崛起,而我也投身到他们的运动中,就如同当年纽约给我生命一样,尽管我与我的家人经常受到死亡、恣意闹事,以及其他侮辱行为的威胁。在那种动荡和危险的环境中,远远超过纽约知识分子那些令人生厌的大惊小怪的想象[我认为,纽约知识分子假惺惺地投身到由CIA^②发起的文化冷战运动中,他们的脸面彻底丢尽了。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③在她的书《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中对此进行了无情揭露],以及完全不同

① 贝鲁特(Beirut)现为黎巴嫩首都,既是中东的商业、交通、金融和文化中心,又是东西方的连结点和出入中东的大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占领贝鲁特,基督教民兵在以色列的支持下血洗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贝鲁特大屠杀。塔伊夫协议签署后,新政府成立,贝鲁特东、西区相互开放,首都治安逐步好转。1992年起政府制订了大规模重建计划,城市面貌逐渐恢复。但由于多年内战,城市遭到严重破坏,重建工作因资金短缺而进展缓慢。——译者

② 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是美国政府的情报、间谍和反间谍机构,主要职责是收集和分析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美国国内情报机构的活动,并把情报上报美国政府各部门。它也负责维持在美国境外的军事设备,在冷战期间用于推翻外国政府。——译者

③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 1966—),英国著名记者、历史学者,代表作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等。——译者

于《政党评论》的一系列观点——这本书里有我最早写给《政党评论》的一篇文章——逐渐在我的著作中显现出来：首先比较清晰地出现在《开始：意图和方法》(*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中，然后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接下来这些观点连续出现在多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章中。我的这些看法，我想，被纽约其他的知识分子、来自第三世界的松散的群体、侨民政治、文化辩论以及所谓的经典战争不仅放大了，而且被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一切成为 80 年代及之后学术界的主流。在有关其他纽约知识分子（无论是不知名的或者被同行忽视的纽约知识分子）的阐释中，只有弗雷德间接地为我指明了方向，这不是说他就此说得如何具体，而是他，一个独来独往、喜欢冒险的、热情的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给予我——一个刚刚来到美国的外来者的关注和鼓励。

过去 30 年里，我想，最大的事件莫过于人类大规模的被迫迁徙，这不仅因为战争、殖民主义、殖民地解体和政治风暴，还因为饥荒、种族灭绝及政权的阴谋等灾难性事件。像纽约这个地方，当然在西方的大都市如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以及柏林也一样，这一切都会通过周围变化反映出来，这些变化不时地改变着整个环境、职业、文化产物、城市的外在特征。一批批的流亡者、政治移民、难民及侨民背井离乡，他们必须设法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的创造性和悲伤之情反映在一切行动中，并成为不同时代的作家撰写的主要经历之一。康拉德^①首开类似

①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英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吉姆老爷》、《间谍》、《机缘》、《胜利》，中篇小说《黑暗的心》，以及短篇小说《青春》等，作品多为描写黑暗反动的殖民统治。——译者

书写的先河,在他之后,一大批出色的作家包括大名鼎鼎的索尔曼·拉什迪^①及 V·S·奈保尔^②等把这种创作推向了高潮。

然而,尽管这些历史运动影响很广,规模也很大,但仍旧遭到激烈的反对。有些人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找回我们自己文化的金科玉律”,或者采取骇人听闻的种族主义策略,对非欧洲文化、传统及民族进行攻击,认为其不值得关注。这种行为令人厌恶。然而,在文化领域的讨论发生了逆转,当然,我感觉我用自己方式作了些贡献,那就是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这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看清身份政治的缺点,认为精髓的精髓在于“纯净”的愚蠢言论,以及把一种传统视为高于其他传统的完全荒谬的说法,这一切在现实中是根本行不通的。简而言之,我们意识到,文化总是由混合的、外来的,甚至由相互对立的话语构成的一种集合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文化的混合体并非它们本身,它们不仅仅是自己,换句话说,它们并非处于一种没有吸引力、极端武断的状态中,让那些像法利赛人^③或是伊斯兰领袖中假装为自己文化代言的大

① 索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印度裔英国作家,他对“历史”、“政治”、“流亡”、“移民”、“混杂”、“文化翻译”、“边缘写作”等问题十分关注。代表作有《午夜之子》、《撒旦诗篇》等。——译者

② V·S·奈保尔(V. S. Naipaul, 1932—),印度裔英国作家与社会评论家,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涉及当代政治、殖民主义和宗教等。代表作有《河湾》、《魔豆》等。——译者

③ 巴勒斯坦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60年,是撒都该人的对立面。法利赛人主张犹太教的口头戒条和托拉一样有效。他们夸大了对摩西立法的敬重,要求所有的人都完全遵守。他们在守法的问题上顶撞耶稣,特别是守安息日。——译者

人物肆意歪曲。实际上,这种声称是不可能的,无论多么努力,无论费尽多少笔墨,想要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要欣赏文学,首先从根本上说,要把文学视为个体作家的作品,而作家本身所处的环境常常被忽视,这些环境包括住所、民族、熟悉的地点、语言、朋友等等。因此,关于文学作品的阐释,就是如何把这些环境和作品结合起来,如何既能区分又能完美统一,如何研读作品,同时还能体会其物质环境。我们时代的独特性,如纽约所凸显的那样,就是很多人经历了流亡和背井离乡,或者被迫奔走异国他乡,或者到处流浪。在这样苦不堪言的情况下,人们产生了一种渴望,不是遥望不现实的将来,也不是陈述不合实际的想法,而是要用语言表达更有意义的、眼前的现实。这绝不是说只有流亡在外的人回忆往事或者拼命地找寻充足的(或不熟悉的)词语表达自己身份时才会痛心疾首,就像约瑟夫·康拉德那样,但并不是说康拉德、纳博科夫、乔伊斯、石黑一雄^①使他们的读者意识到语言是用来描述人生经历而不是凸显语言本身。如果你感觉到你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长期住在一个地方奢华、习以为常的环境,不大能忍受当地风俗,而从某种程度上,你必须接受的话,你的作品中一定带有独特的焦虑、做作甚至是夸大其辞等特征,这些恰恰是人们在坦然接受的现代(现在已经是后现代)作品和文学批评传统中很少见到或者回避的东西。

^①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著名日裔英国小说家,代表作《长日将尽》。——译者

塞缪尔·巴特勒^①的《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是维多利亚晚期的作品,它对各色人物和他们的处事态度进行了讽刺。然而,当我阅读时,总是会有一刻让我体会到仁慈的主显节^②给我带来的那种惊奇但非常愉悦的力量。巴特勒巧妙地询问一个牧师之子的悲惨生活:一个刚五岁的孩子,生活中充满了祷告、赞美诗、算术,还有星期天快乐的夜晚集会,怎么可能在祷告、唱歌或做其他活动时,丝毫没有显示平日挨打受骂的迹象呢?在此环境下生活的孩子,怎么可能身心健康地成长呢?随着情节的发展,年轻的厄内斯特·庞蒂非克斯经常遭遇困境,这与他小的时候接受过严厉的道德训诫相关。但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厄内斯特的父亲,西奥博尔德神父身上,当时他接受了同样的教育。“牧师,”巴特勒说,“被希望成为某种仁慈的星期天。”

通过这个巧妙的问题,人突然变成某一天,这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解释,因为巴特勒后来提供了上下文。他继续解释说,牧师应当比其他任何人生活得更严谨,牧师的“同等的善行”就是替代别人的善行,这种由于职业而形成正直品质的个人,他们的孩子结果大多数都被虚伪毁掉了。对于任何人(或许

①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英国作家。1903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众生之路》,戏剧大师萧伯纳曾对此书发出惊呼,赞誉巴特勒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的作家”。——译者

② 主显节(Epiphany),1月6日庆祝的基督教节日,与圣诞节和复活节共为基督教历史最悠久的节日。源于东方教会,4世纪时为西方教会所采用。这个节日纪念耶稣基督第一次显现给以东方三博士为代表的非犹太人,以及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并在加利的迦拿实行第一个神迹。主显节前夕称为第十二夜,被认为是纪念三博士抵达伯利恒。——译者

通常在比较小的年龄阶段),被要求打扮整齐,然后参加宗教仪式,再参加严肃的家庭宴会,否则将面临一天严格的训诫,从中人生的罪过和享乐都可以被荡涤干净,要成为一个仁慈的星期天,那是件可怕的事。尽管这个词“仁慈的星期天”是简化得不能再简化的词语,但是它产生了一种效果,这个词语折射或直指复杂的经历。

巴特勒的小说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他站在现代主义的门槛,实际上属于人们对宗教问题、孩子抚养、家庭压力等问题十分关注的时代,就像在纽曼^①、阿诺德^②、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中那样。《众生之路》几乎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实际上是巴特勒半虚构的自传,描绘了他不幸的童年,到处隐约可见对他父亲的不满,对他小时候迷恋宗教的抨击,对他所处的前达尔文时代的批判。那个时代只讲信仰,不关注科学,也不倡导思想。我想,如果说《众生之路》向读者展示的更多是历史的经历而不是审美,这不应该算冤枉这部作品吧。人们希望发现文学艺术、修辞性技巧、比喻的语言以及巧妙的结构,哪怕偶尔能碰到并体现崇敬之情也好,以此作为一种让读者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直接回顾发生过的特殊经历的方式。然而,这部作品里几乎看不到这一切,有时一闪而过。你不能拿巴特勒和亨利·詹姆斯或者托马斯·哈代相比,他们是巴特勒

① 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原为圣公会的主教,他学问渊博,且敢于讨论许多有关宗教信仰等问题,深入探讨信仰本质及教义的发展。代表作为《我为我的一生辩护》。——译者

②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翻译评论家。出生于教师家庭,曾任有名的拉各比公学(Rugby School)的校长。主要从事诗歌、散文创作。代表作有《诗集》、《新诗集》等。——译者

的同代人,年龄比他稍小,但是他们的作品通过艺术和美学的形式,更完整地转换了历史的图景。

也许把《众生之路》和纽曼的《我为我的一生辩护》(*Apologia*)、米尔的《自传》(*Autobiography*),甚至是斯威夫特^①怪异、有趣的《木桶的故事》(*Tale of a Tub*)放在一起读,要比和詹姆斯的《金碗》(*The Golden Bowl*)、《大使们》(*The Ambassadors*)一起读更合适,因为《金碗》和《大使们》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和阐释的理论设定了标准,这远比厄内斯特·庞蒂菲克斯的故事影响大得多。我在这里想尽力表明,观点与近来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趋势相关,这些研究回避并且不再无休止地争论我上面谈到的关于体验的问题,不再关注流亡者的声音或被压制的声音的问题。人们热衷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的时尚,或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主要是因为对语言和结构的关注。像“人们希望牧师成为一种仁慈的星期天”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层面上的意思太清楚,而在另一个回忆过去及召集聚会的层面上的意思太含混,就是因为理论家们用明喻、暗喻、层次划分或者男性中心主义等方法,从而得出了不同的阐释。

回顾此前,我们发现 20 世纪初,大部分文学批评都有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让读者脱离体验而把他们推向形式和形式主义。这种趋势似乎在抵制即时性(immediacy),反对没有加工过的直接体验,反对那种只能被整体直接反应,或者只能被复制的、被人固执地称为事实的体验。“如果这一切称为事

^①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18 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讽刺作家、政治家,代表作品《格列佛游记》。——译者